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十九

脩省三

遇災修政疏

曹璘

臣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怒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剥之氣即如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太祖高皇帝剏業之前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雹者積陰所成雹於金陵門而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内園而狂夫發惡 祖宗

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將從此始入夏以来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天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歳星守巳臣愚以為陰盛陽微之兆宦官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誡冀以感悟聖衷者豈不至哉況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旱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況在諒陰雖修省之詔屢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為四方固可慮而蕭牆之禍

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
學不倦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近習防
夷狄之患急兵戎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
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
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洪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
夙成嗣位以來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
道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　鑾輿
既下紳珮繼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　天語之下
詢臣寮孰無忠悃而未聞　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
未臻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祖　五宗之付託　聖子神孫之庥嘉綿　宗社之
靈長為臣民之歸極端在講學一事又況　經筵故
典方舉而輒休暫行而遽罷人君舍此欲何為哉早
朝晏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已臣以經筵一事
誠為　陛下計筭歲時寒暑之來除去四月其間朝
會祭祀豈無妨悞一年之中强半不學所謂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欲望　聖學之日新　聖德
之日就譬駕南轅而望北冀樹曲木而求直影何可
得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　子孫無疆之庥何所
引長　宗社何由靈昌臣民何從歸往臣願　陛下
無拘舊例凡遇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

行大小之講大講則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理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亦宜凝神反視恭默思道尋覽墳典留意烝民恐韶光一失不可再得大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臣又願　陛下孝事兩宮思慕　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穀衣裳則思其在罰安居則思其依土懽樂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怠傲之私亡　先帝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已嘗潛伏勸　陛下黑衰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今者每仰瞻　陛下逢時遇節輒漸黃衮輦帳從官

緋朱金碧炫燿人目夫逢時遇節慘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　經筵所講者聖賢之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哀而不哀未知與經典合否夫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歠孟氏所譏即今　梓宮方殯禰祖未祔臣愚不意　陛下大孝乃安於此臣實惑焉伏乞　皇上但漸戒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况乎富貴之享如日昇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悦從時俗哉再開言路通塞　國家之盛衰繫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咈諫之漸矣且科道請復　經筵臺諫之盛舉也而未蒙即

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不意方拔擢而遽准退去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讜言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為馬指鳥為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藏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臣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

所以重絶人道也近年以来愚昧軍民因見内官富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絶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參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剥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成風近年以来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内使儒臣由此而夤緣顯擢内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為上天示戒災異屢出實皆由於此輩夫 國家養賢將以為用也内

官內使以掃除爲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
其事天子端拱於上臣寮奔走於下是也今　陛下
倚任宦官而疏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
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　祖宗成法
政事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
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教書翰林院
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
沒幼童仍乞　勑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
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人
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甘凉以及
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譎詐

俾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密朶顔
等路連絡屬續緣邊鮮亘數千餘里萬一脣齒相依
犄角為寇為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為之計臣恐
后將噬臍無及 臣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
知所為心膽既大必無退怯乞 勅邊方鎮巡等官
清查彼處全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
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
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為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
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
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
司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為害百端何可勝言臣

恩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畏其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挑選精猛官軍之老練者漢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穩便

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承家無儋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强壯者相聚為盗矣乞　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弱貧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乞　勑該部查算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各處倉庫贓罰并積年參充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兩請勑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遞年拖欠錢糧星夜催儹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先儘解到腹裏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在外儹運前

法務足三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
戰則勝者也夫以食足兵彊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
之道要在將帥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
公論攸宜臣又訪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
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前過假以署職令其獨當一
面統衆殺賊彼以久閒待罪之人幸茲任用必然奮
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
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乞　勑各邊
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戒飭戎事伺察虜情練兵
秣馬振揚威聲又嚴烽火謹斥堠以備之什伍依次
恒如有敵不執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

損中國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斃而不致於挫衂矣

陳萬言以裨修省疏　何孟春

臣聞之昔范睢獻秦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大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為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溷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　清寧宮災　陛下夙夜祗畏

思勑天之戒儆神明於蠖濩遣官分禱　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織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　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涓流不容私潤爝火冀可助光中外執事賓僚咸喜激衷申悃誰其忍默浹月之間囊封投匭於　詔旨所斥百官政弊奸貪顯跡軍民利病收拾禦覽分部發勘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難再際延頸企踵洗耳刮目顒俟報可而　九重玄邃景相依違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為修故事而已乃令閏十一月日有食之災見于天古

之君臣尤不敢忽　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遠已毋致
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於弊者多矣官之奸貪
殆未易知行伍閭閻覆盆不照之處紛紛利病如凡
牛毛一時刀筆安能槩舉臣以　詔旨徵諸道路得
數事亦欲為芹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急者敢先以
果聽斷公任委為　陛下勸焉而始及之以上裨修
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參雍釀
憂孤媚希寵氛祲之盛至薄太清　陛下於聽斷不
無有所借任委不無有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
宵旰之間聽斷果矣　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猶以
為言者甚欲即已往勸　陛下於將來庶幾　陛下

有所懲艾不致將来有如廣者之所爲也書稱萬幾詩詠普天率土人君御煩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覆白於上苟聽斷不果意緒紊於遲迴弛張滑於猶豫藻鑑昏於繫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爲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毋割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入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

必及於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為貴也如此陛下自即位總攬政事如天之運本無凝滯而二三年間各衙門所題請事宜或不即出積之旬日出即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夤緣肺腑依托唇齒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顧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養諛導佞排鯁撓直所偏好則鑚皮出羽曲為掩覆所偏惡則割肉安刺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清議是以人情洶洶衆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間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

而終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斡旋也臣亦不能無惑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　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有譽越於　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參議抉閒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參議前之不得有毀綸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討做工而龐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以啓　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乞憐降　勑及金印命服封其國長　聖斷著差官去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如前旨於是擬差二員以上本入一月

有餘復得旨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　陛下之意久而不差所差之人必有非　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陛下之命故此未誅乎　陛下春秋鼎盛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稍尚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臣見近年科道官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久留中者彼其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中鰓鰓然常恐鷹搏狡兎反爲兎噬而　陛下輙以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却步喪氣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奏文之可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可決者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扆時些

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之美也臣不能知然知 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悠無可採者乎彼之敢於上聞傾瀝肝膽其思必熟其計必審非以爲已謀也以爲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已謀而 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不審計而傷於戇失於裂滅者 陛下亦當山藏海納於短取長優示 旨諭以奬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漫不加阜白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敢含怒盛德之君忍乎匹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已況於在廷之臣爲

國元士負其慷慨以言爲獻者乎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有矣墨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於末世然漢唐有道之君亦自不爾　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　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爲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爲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爲爲某爲某矣禮部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先嘗發李廣之奸於　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易御史胡獻皆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調胡

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陛
下求言始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
用於論定之日胡易胡獻二臣者　陛下儻查無大
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
來政治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
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强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
政治政治之進退實決於此臣願　陛下于此察焉
得須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
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咬
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
不顧盡其言于　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

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口相戒甘苟詭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為觀美務因循而長偷謾樂輭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於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則不能濟故必有以借其力於下有以借其力於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於共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

乎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术以補芩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引斧斤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澀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

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命致力不爲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苛禮維甚交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璫乘爲默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關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　陛下且不知其底極矣　陛下試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

下之治其相得甚相歡也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
心腹洞徹表裏纎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
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　陛下能如
此乎臣生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
通所屬急於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
必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
吏者門卒房吏於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况乎人
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賈利而假權者
哉外廷固不如内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官官
宫妾之褻狎也前日李廣未死　陛下之政事彼得

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趦趄齟齬於外觀望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携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詿誤欲其囬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於　陛下故結知於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於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　陛下可無挽之科道請按李廣賍簿以治交結者罪　陛下秘之但令指名來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於所聞末由皆實　陛下置之不究論者咸歸　陛下歛惜大體

然言路崢嶸昉立風采　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示後勸　陛下用意過厚以為彼附李廣自廣有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将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厥類　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為　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於任委孔子不主瘠環而戒倉沮孟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無求於李廣然有如廣者復存于今當其氣熾焰張之際抑將柰何閒居辞語不過俛首太息而已彼誠不得君嫉妬是畏無以展布四體罄竭思慮事功之的難以責其必至臣以為此三二十年来任委未公之積弊所致也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於臣下而

攷其政詳責於臣下使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
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
伺察猜防為也臣觀唐太宗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
人為數語斷其平生無爽諸司所行事委曲皆悉之
非太宗能以身親羣臣朝夕不廢延納何以得此恭
惟我　祖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優接臣下
罔存形迹早朝奏事未畢每於晚朝盡之正朝之外
尤隆經筵勸講之禮遇有機務輙　駕御左順門召
六部大臣與之商確間臨内閣命學士定其可否然
後施行明良胥慶一德一心以馮以翊庶尹允諧百
官承式故大學士楊士竒有三朝　聖諭録李賢有

天順日録之作具載　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藹若家人父子傳播四方見者踴躍今　陛下早朝視事雖幾時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曠廢經筵勸講之禮雖存而　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講罷亟退殆以粉飾治具云耳天下事　陛下一切徵諸尺牘何以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之告君見於疏奏不如見於對陳之爲切疏奏之言不如對陳之言之易爲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陳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期上之行而對陳者得反復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人遠讒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云

龍之廷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羣臣其誰得更番需次對陳於　陛下者天下事一切惟尺牘之聽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　陛下無自知之無以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何得無其弊哉臣聞之我　朝之有內閣猶前代之有中書省也我　太祖皇帝罷丞相革去中書省　太宗皇帝故以老成文儒選居內閣專備顧問預參密勿是內閣者論道經邦之地唐人謂政常在中書為治本宋人謂事不由中書即亂世之法臣以今較之政宜常在內閣事不可不由內閣　陛下盡隆其禮而重其責焉大學士如楊士奇李賢皆膺　列聖之眷注故得盡其才

九重有一言一事皆得議於其始故不至布出於外而致諠嘐之紛籍令則不然所以有委任未孚公之積弊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記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臣願　陛下恢張經綸之慮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付之該某部所掌則令某部與俱不畏猥煩務求令之所以異於古者何如得失之機何在設施之方損益之節以何為善欲變害以為利何為而可詳審斟酌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耆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

知以應宣召以匡所行之不逮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於兩可之辭不沮於交鬬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苟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十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濟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　陛下誠能好問好察于休勿休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以正已之學為格君之學諷誦詩書嘉揚善導以益　聖德於緝熙者哉
太宗皇帝嘗詔武臣有曰上能推誠則下樂盡力
陛下能公於任委臣下感激自然百倍不錫馬而榮不授鉞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礪以效區區將自不容已　陛下於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

短長事之軒輕舉在冕旒黈纊之下其不勝任之人
科道劾之而彼非被空文　陛下罷去之而彼不怨
彼知天之不可欺　陛下之深知也豈復有以賂啖
左右而取罪哉當此之時雖有李廣千百亦何能為
埽除幃闥免無他責幸矣外廷既昌內廷自戢士大
夫之氣既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任委公也　陛下幸裁察焉果聽斷公任委
二者臣言之矻矻覼縷切至　陛下聽之若非即時
之所急無大於此　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言無
所壅賢無所妨宮守得盡其職言責得盡其忠何患
乎奸貪之不去何患乎軍民之利病無人以為之興

昔董子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正而天下治其道如此臣敢以此勸　陛下臣言非老生迂士之迂談也若夫臣之得於道路者請別白而終言之　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古人有是言也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庥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嬰其害　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當不可況百里千里之生靈可寄之於匪人乎臣觀今之爲　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貪殰是資閭茸齷齪所在皆是　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供於棰舌肌膚刮於銛刀終歲瘩瘵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

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而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不皆進士爲之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世之所重在進士考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於進士出身者而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恕於考課才者略於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以黃甲自愛故不安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每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流大較鐘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蝕精力疲憊僅勝冠裳無有幹局望利而饜觸事而一沂

歷踵類考課若其弗恕彼浮家飄宅何所於歸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壓矣奔走之勞矣其中有錚錚於鐵蕭茇而聲馨者雖其上司旌異間及該部自以非進士此無所旌異也臣以為不然趙禹之才出於佐史龔勝之賢試於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為卒史為獄吏為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擢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比比號名進士者珉中玉表有不才者矣郡縣之職令況不皆進士為之監生吏員出身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為作之進之之機

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為於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巧需酷算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寛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為子孫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於前無懲於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為不才之歸也如此天下之民何辜焉

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其待之也一凡諸途出身之人參錯有位皆英英而騰蒸蒸而升有以自樹今乃風馬牛不相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不數進士進士外乃少可旌異者考

課之法不嚴而旌異之典有所偏之弊也臣愚欲乞
今後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屬
府州縣掌倅官員有政績超卓堪事數者分守分巡
以呈巡撫巡按處事為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
之途而偏低昂之衡該部按其旌異者前後多寡遞
擢用之不蔽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者將
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而砥
行礪節斬標榜於時流矣若復有曠職廢事害民者
督之於考課於進士不以其名第加護於監生吏員
不以其生平可憐而加貸也臣惟古今之考課道二
一察其守一視其為守以廉為以能二者凡有官之

最臣以為課牧民官者又在以得民心為本世有廉
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呴
咻溫暖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
民心為考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
者有得民之愛之者旌異在郡該部既按以擢用之
又每歲查照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為高
第如漢故事　陛下特降　璽書獎諭以風天下不
得民心雖文案無隙於照刷而旌異無所取使天下
之為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蒙庇受
賜游及於無外矣　其二曰臣聞　國初各處未嘗
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為之時惟南直

隷河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　詔遣有時
一年二年而皆回令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
皆有常置矣臣惟今之巡撫即魏之慰撫大使隋之
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爲
重邊方領制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　勑紙
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昔宋神宗
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於
其任彥博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
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效顯著則增
秩賜金簡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
呂祖謙至著以爲一代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

又為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兵部揣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入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撫無異何復用巡撫為哉臣聞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觀之京官

分曹列署寮寀稠沓似無不久任之弊外京官若不久其任即已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　陛下欲行久任之道於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即腹裏邊方為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　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　以示其優異一　以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在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於先而久其任於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為有益地方以無負　陛下者矣　陛下他日

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肖以徒手幸博　陛下
之崇級厚祿者無有矣抑臣聞知巡撫官爲撫治地
方而設浙江福建乃獨無巡撫何也閩越地瀕海島
番倭出沒未爲無事賊首葉宗劉鄧茂七嘗據其地
僭號稱王攻刼城邑哮噬無前至勤王師就勦血喋
通衢始獲制其死命以今視昔二省地方獨可忽乎
湖廣鄖陽江西贑州今因流民不靖俱添巡撫官而
所管地方連帶他省他省顧無巡撫可付責耶臣以
爲地方東牽西制下司難以奔命遵行贑州巡撫官
可改專管江西彼鄖陽者非山西之延綏陝西之甘
肅比可以裁革而江西福建二省不可以不添設也

伏望　陛下以臣此議下之該部酌而行之使大臣不孤廵撫之責各處俱得廵撫之惠　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所甚惜於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鈍也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為重後世不知此爵禄混混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於擇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為其重名器不足為其重而彼何德於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疵纇如此上之爵禄輕於糞土不足以為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於其時歟臣惟我朝　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　朝久

勞勩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
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槩乞　恩以子
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
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
子同產兄弟繼之無同產兄弟從兄若弟繼之又廣
於倍子之法蓋我　太祖皇帝平定四海　太宗皇
帝肅靖内難藉於武臣之力居多披堅執銳摧鋒破
敵全一生於九死之餘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
今天下衛所已定恒滿其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
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
身不臨陣徒以與衆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所獲首

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其勢邀或出其貨取或得於尸戮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繪無為有織虛成實該部雖經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陞有功之人要無 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歟墮將士立功之心因噎廢食未見其可將世襲之歟繼繼繩繩無有限極車載斗量杷推竄脫其如後來之冗何 朝廷于此必有道以處之臣愚不能究竊願 朝廷之惜名器也臣惟今文武途二食君之祿寔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度之所繩於文武者豈容復異今問刑衙門文職犯贓必罷職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犯該監守常人盜賣犯侵欺枉法滿

貫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枉法不滿貫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犯均而罪不同科甚不倫臣質之律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有載犯該竊盜搞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為民子孫承襲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為民法已弱於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為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豈不且輕於降級調衛之不得即替者哉或謂降級調衛者猶存其職為

民者其職下矣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於其身故即承襲於其子孫以報其先人也湛恩汪濊固如是夫臣以為今之陞世襲者不皆　祖宗時開國佐命之舊至其罪又每從寬貸之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為其重也乞　勑該部計議今後各邊有警守臣上請興師勢果緊急該部即行文彼處出榜以示從征官軍臨陣若能奮先擒斬首級回巒之際徑赴鎮巡官處辯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辨驗明白厚與賞犒敢復奏報依阿為人首告及該部或彼處巡按御史與日廉察得出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

乞該部會同法司議定軍職前項所犯罪名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仍通行各處問刑衙門知會有問該罷職為民者必候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於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知慮後不敢褻上之名器而來不檢之輕於蹈罪也　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於地君附於民文王視民如傷非其民真有傷其心常恐其或傷耳　陛下之民文王之民也陛下之心文王之心也深宮燕間念及天下其亦以民有或傷者乎周公告成王以文王之無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文王以傷視民之實也　陛下業

致施仁惟其是而已天災流行時不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旱乾水溢何歲而無民傷無麥　朝廷則有不盡知者臣以天下郡縣歲凶荒處民税糧有一毫不獲蠲免者有以知　朝廷之不盡知也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有忍者矣臣切見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謂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始為申合干上司鎮巡等官鎮巡官不以為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始為請　命命下該部查例當行始為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望斗升水於旦夕猶不足

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豈其所堪哉故令之歲凶荒處着老不以報告府州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合干上司鎮巡等官以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搔擾一番鎮巡官委官踏勘又一番擾到頭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於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所以 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人如鬼腊突絕炊煙襁負相屬殣尸相藉誰與出滌無賴於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為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又門常胥徒身常枷棒良民且亦流移行刼矣

臣以為 九重軫念元元欲盡文王如傷視民之實

宜及先事　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凶荒年歲該
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過分數明白
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稅秋糧仰行
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即為設法處置仰分
守分巡於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
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毋拘常法必
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為之者救荒之道宜速
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徧緩則排門散粥延
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因視河內火過河南
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
官行事於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

荒不為尊也或謂　朝廷誠降是令各處凡遭水旱不蒙賑則蒙貸會廩何所儲民將有過稱凶荒者臣曰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為凶荒尚爾况於凶荒而可吝乎儲蓄者固上之所以為民也上惟無以他妄費冗食奚慳乎儲蓄之虧凶荒者水旱致然所謂有目者共見有耳者共聞者也其勢豈至於可欺哉

其五曰秦開阡陌廢井田後世仍之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弊之所為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　皇庄乎　先朝畿内地空閒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

以病於民也近年看庄人役罔恤國體近庄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由尋及丈跨畝連𨆃求益不已在庄傍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何能安養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庄地即不可望得歸有以近庄故塚墓被其發掘屋廬被其拆毀者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羅鞭箠嚬蹙忍痛敢怒而不敢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即之而不敢直曰此 皇庄無如何也然則 九重厚民之意何自見之承平以來生齒日繁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庄地今廣於昔豈荒而待墾者庄賦今贏於昔不過掠之於無辜耳 國家未得庄之利民間

得庄之害已無端矣且　皇庄之名臣愚有所未解
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貢豈此數庄為巳物耶昔
漢景帝詔民徙寬大地宣帝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
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
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
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令天下未有寬大地以便
民者畿內之庄固公田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種食
勿租賦可於民之所種食而租賦者奪之使民以貧
乎畿甸咫尺不能無害民之地況遠於此者陂湖園
池課程之類為　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斂之臣各操
漁獵之具而所在之民能無苦乎臣聞勳戚世族所

得附京　恩賜庄田家人亦有挾之以蠶食於他者
軍民之不逞亦復以已業投獻權要恃為窟穴而他
取償焉或投作　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
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齊民之奸治世之賊心之
所營為害不貲不可不嚴為之所也臣愚欲乞　陛
下勅該部官往勘　皇庄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
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庄占已久者收
為本庄餘地地坐某府州縣則某府州縣就地起科
佃民耕種止稱公田毋得仍作　皇庄名目丈量已
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查該內外某衙門應用則付
某衙門以備歲費若遭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

失庄之賦亦不病治庄之民而幾旬之內無滋毒之疾矣該部仍通行各省有 王府處陂湖園地課程之類係 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為送納租稅免致 王府差人督取令後世族之家各行戒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一應人等舊非 陵戶等戶不許冒報及不許以己業投獻權要及在外投獻王府敢復不悛及不行自首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事干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其甚者庶幾可去 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 朝列聖之拳拳於軍政也我 太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亂設為衛所

養天下兵衛若干所軍若干荒厥絶徼所在充斥令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令皆有清軍官而又有　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專以清軍為責其清出軍丁例僉批解軍丁到衛例存恤之府州縣清軍官清出數少者俟考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而賣放者併坐以軍衛所官旗吮嘬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擬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為軍之榜日積月盛是宜各該衛所伍符尺籍無所影射遷從謫刺歲有增添今視　祖宗時額數乃五不存三七多亡四邊方腹裏一遇番替僅僅

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夫軍新舊相仍有抽充者有探充者有配充者有投充者泛漫天下商出參隱不容齊一丁從衛所逃故則冊從原籍清勾清勾不斷於遞年而逃故常虛於舊伍承平之生齒豈盈減縮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衛而遂脫宗或因流地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曰挨無文冊展轉屢煩繳紙千百之中幸得清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得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而去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其臨期略買之妾婢耳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

後該衛所率去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出數年之外在逃三次於法應死彼輙執稱原籍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逃故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為押送沿路為防護際煙瘴過沙漠筋攣藤紏制雖實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其戍者之無生而且累其送者之無還也其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幾正軍正匠及聽斷之丁在所不許彼蓬萍無蔕孰保收籍令之時非

國初比土著素産孰願為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令之衛所所以軍不免於缺乏也　國家大事莫大於戎　列聖拳拳于軍政為之條例無非欲軍

之盛焉　國家億萬年根本計而稽之衛所至不及
祖宗時額數之半臣愚欲乞　今日行所以安爲軍
者之道焉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又曰非物理所
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又曰必
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於人情之一語今
天下爲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齊
費不前僵顛於不可極之途而疾瘵於已至之域豈
便於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清如剥膚軍丁被解如
棄市原籍苟可埋沒遑恤其他衛所苟可在亡無虞
厥後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效而人不
動自效之念也然則陸贄便於人情之一語其安爲

者之道乎今日所以安爲軍者之道即贄之謂其
兵性習辨其土宜是已合無該部計議轉行各處清
軍御史督同各該清軍官員將所屬府州縣軍戶通
對伍項文冊清出軍丁係缺伍先勾及先年清出在
官遠方不曾到衛者清理有次造冊繳部略訪弘治
三年題准改編事例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
區其衛所南北於南北仍各度其近遠南北近遠既
定則查筭其清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
北解補北近者五百里遠止二千里此收則彼分豁
彼收則此分豁行令天下衛所分豁之後不許再勾
則客理能寒者不失胡貉就理能暑者不違揚粵風

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然就役矣豈憂額數之不復乎彼各處問刑衙門所有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俱拘連當房家小隨住斯不過遠以累長行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戍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爲欲儆衆庶當在遇　赦不輕原也軍豈復借於招募乎軍戶所已清出軍丁戶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於本處或隣近衛所註籍食糧差操其戶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臣此議皆便於人情以安爲罕若之道倘　賜施行天下軍民幸甚臣之所得若

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於時者故終言之願
陛下終聽之焉　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羣臣將
皆慫慂自效于　陛下聽斷任委之中所與所革將
萬萬於此矣此臣所以以果聽斷公任委為　陛下
勸也臣草茅蟣蝨至賤極微叨與生成敢忘覆載寸
心有見妄瀆　聖聰至萬餘言中猶絲繆　陛下幸
察臣愚愛　君愛　國無有他也臣不勝瞻天望
聖俯伏屏息待罪之至

災異陳言以裨實政疏　曾鈞

臣等竊聞帝王之世天不忘儆人不諱災明主不忘
側身之誠良臣不忘格主之念故得休徵協應而治

化獨隆貞符載於圖籙榮光流於竹帛不可誣也然
大臣以體國爲義則謀於廊廟也無隱情小臣以懸
闕爲心則效之芹曝也無巽語故夫翊襄鴻運圖惟
化機又在於臣道之各盡而已茲者風霾示戒於京
闕木氷告異於留都水旱連災於各省虫蝗分害於
河南此咎徵之見於天者也疫癘致淫於河洛流離
轉死於湖襄盜賊競作於東南胡虜驛騷於西北此
變故之見於人者也夫以　陛下道格玄穹德合黎
庶天下既已治矣而災異復此荐臻何也董仲舒所
謂天心仁愛不可誣也　陛下憂形於色引咎在躬
發德音采羣議令勿事文飾　陛下一念　天地

祖宗實臨之故得三元效靈百神受職甘雨應禱兆
民樂業祈天永命之道端可識矣臣等見聞寡昧其
何能仰　聖謨之萬一顧臣等待罪言司職居獻替
苟有見聞不敢緘默謹拾遺議冒瀆　宸嚴一曰用
人二曰理財三曰備邊四曰弭盜用人之術莫先於
謹習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備邊之術莫先於審機
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何謂用人之術莫先於謹習
士習之弊廉汚之戒弗嚴也靜躁之分弗明也今之
爲藩臬守令者率多以掊尅爲能事以苞苴爲習途
苟且文書曲釣聲譽而爲之監司者每不能盡激揚
之實或以喜怒爲工拙以毀譽爲軒輊以奉承爲舉

劾而銓司又或以虛名爲查訪以交際爲遲速故士或以守樸而沉下僚或以挾貲而鈎顯擢以成風感而爲沴亦有由然故曰廉汚之介弗嚴也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器以爲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衙以求進交爭而不慚是以京師有攘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與某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亦以爲固然而弗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故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於大臣之自處則亦有可議

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守局而循常矣古者大臣恭儉以率物今則躬奢而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彊辯而傷體矣古者大臣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今則私鬬而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惟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何謂理財之術莫先於舉要昔人謂天之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也問之於官則宮庫匱矣問之於民則閭閻困矣推求其故或者制用者不得其經也夫所謂司國計者謂其能用其故而行之以酌盈濟虛之術也若握算執籌而僅僅於升斗出入之間富翁所以守財者耳昔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而書景德蘇

轂因之而祿元祐皆以識時事之變易稽財賦之登耗酌同異而施籌畫臣等願　勑下戶部以歷年事例纂輯成書以每年之所常入制每年之所常出較其大分所餘幾何於各衙門之凡有錢糧者皆准而輯之既知登耗之由須酌調停之法講求經常可守之規以周倉卒不虞之用而後可也只如諸營繕之不可已者先定其則於會估毋使冒破次程其度於興作毋使虛濫終稽其實於關支毋使侵耗則物力不屈而事功可勸有宜速不速可完未完者則巡視官叅劾而重處之則亦不俟他求而財用自足矣所謂補遺之術莫先於審機者機之所在功之所由以

成否將之所以不得其心以馭之非宜也兵之所以不得其力以養之非素也此必至之機也近者兵部奉
旨會推論固多端矣亦有所不必論如烽堠間諜之類一將官之能耳將得其人此有不舉耶若夫會推將材之議臣等亦以未必能得何也熟閑弓馬背誦韜略非將也機權侔於鬼神氣槩吞乎胡羯肝膽孚於士卒忠義發於天性乃將也若專狥其驍勇則關張之無敵卒不免於敗若尊取其議論則趙括馬謖用之而遂窮故將者非一日之致也積而後見者也天下未嘗無將材須居本兵與任督撫者有真誠為國之心寤寐求賢之志而後可以得真將也若

一時論薦而遂欲得之恐不免於虛文方今將官縱朘削以充囊橐用要結而營保陞賞緣得任苟且圖存　陛下之所謂不輸忠畏法蓋天塹之矣近者翊國公郭勛創為之說曰武臣之失機者非不能勇蓋因寡不能勝衆又曰將官多被撫按官不諳軍旅逼其出戰夫不責其柔脆之不習而輙諉於兵力之不侔不責其忠義之不生而輙原其失爭之非罪臣恐三軍之衆聞而解體四夷之人因而生心故必公於擇人信於行法而後將可得而議也夫人臣有聯事之義有一體之誠而後可以集事芻糧之必儲也明矣但兵部知足食而不深求所以足食之法則曰請

多發倉銀戶部則怫然以為不係於無食也兵部不閱戶部之虛實戶部不閱兵部之緩急皆非也太倉銀兩固無可發矣而邊計終不可以不儲民稅逋負固無宜徵矣而窮兵或不可以不恤乞 勅下各邊巡撫官備查見在若干逋欠若干其追徵而得之足支若干待其自後盡徵而無欠也足支若干歲其無待於仰濟矣乎其有可以區畫矣乎必為久長之計勿為旦夕之謀而後兵可得而養也所謂弭盜之術莫先於察情者盜亦民也釋耒耜而執干戈則為盜饑寒所迫不足以保其室家故弱者轉徙而就亡彊者奮暴而為劫固其勢也故撫臣賑濟之惟法有司

寬恤之以宜則亦當漸還於田畝矣然又宜少弛私鹽之禁以開其生路明竦黨與之誅以携其二心若其連搆兇徒為之魁首投倚巨室藉其窩藏此有必誅不赦者近聞北直隸山東等盜居家肆刼州縣畏而不敢問守備巡捕等官則公受其財而私為之地養盜貽患則賊之雄也宜急治之江南太倉崇明等盜駕巨舟浮滄海掠居民刼官庫截商舶而又勢足以逞護其家官軍欲守之則日月難計欲擒之則出沒無時亦大患也至今湖廣江西等處則又有老奸猾賊為之宗深山大浸為之險勢大不可以卒議伏乞 勑下各處撫按等官亟為之計務多方以捕追

無姑息以養亂或懸賞功之　詔使地方居民財力足以抗賊者許其以家力計擒之而酬之以官或為向導或助兵糧者則視其勞而為之賞及今猶可為也臣等竊聞各處礦場所得每不償所費而無賴之睥睨於礦也尤不少此亦彼之窟穴也伏乞　勑工部議罷之亦可以緩意外之虞矣凡此皆書生迂愚之見知非經國之遠猷然一念之誠無非為　國継不能盡其成略而亦或得其發端惟　陛下賜之覽觀下該部詳議可否　上裁之臣等不勝戰慄懇惻之至

脩德以應　天數疏　汪俊

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爲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後其象果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人君德之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如五星之聚房周祚以昌聚於南箕齊桓用霸漢興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一福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實聚於尾箕之

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靜寡慾修德之大儉用省財養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為宗社生靈賀矣臣等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至於修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交修協贊以成此大慶必不使 天眷別有所顧則 宗社生靈不勝

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營室則所以
內修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者似亦不可不加之
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欽天監
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
於五星之聚者仰祈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延訪
羣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欲加意內修外攘以銷
夷狄盜賊之謀其言切至深為有見臣等仰惟　陛
下正位凝命外形穆穆之容事天恤人中懷翼翼之
敬適五星有聚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

福有大禍惟願人君之德何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
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昔堯授舜以天下命
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曆數云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
先後有不可易者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已
得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夫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凡事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
帝王治天下之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
起自潛邸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謂天之

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深知之矣馭臨以來起居
視聽之微以至於用舍好惡之著惟理是從不屈於
欲所謂允執其中者　陛下亦允蹈之矣正德年間
權奸用事冗濫糜費蠹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權
室公私並竭國非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
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未復而又重之以水
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莩相望　朝廷屢議賑恤
而在官無可發之廩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
無所出所謂四海困窮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
承其弊遺大投艱上天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身處
拯溺天下之望於　陛下者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

有所爲其何以上承天託而下慰羣情哉伏望仰稽
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遠羣小崇獎隄戒逸欲
嚴諸一心自足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
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體至於足國
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崇好尚
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凡係無益即 賜停
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
力則生理庶乎可復而國用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
禮官星象之說素所未習不敢旁引曲證以瀆 天
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靡
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羣聖之言若出一

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垂情經典堯舜為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夷狄之謀者合無俟命下之日移洛兵部徑自查議具奏仍乞勅令各衙門同加寅畏勉修職業凡事有關係國體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敷陳上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治以荅皇天之眷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十九終